米街的香頌

賀白萩

文/林瑞明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 · 台灣文學系合聘教授 圖/國立台灣文學館

詩人白萩中年時期居於新美街,讓逐漸沒落的米街,也在台灣詩壇佔有一席地位。今年府城文學特殊貢獻獎獻給白萩,雖有些遲,然而府城也因之沾光。《香頌》白萩給予府城台南的珍貴禮物,新美街得以不朽。

白萩,本名何錦榮,1937年6月8日生於台中,中年時期居於台南市米街(新美街),成為府城的一員。1972年8月出版的《香頌》以浪漫的法國"Chanson",抒寫貼近現實世界的情境,語言趨近日常性。《香頌》的扉頁上題寫:

獻給與我生活在新美街的伴侶

開卷的第一首詩即是〈新美街〉:

陽光曬著檸檬枝

在這小小的新美街

生活是辛酸的

讓我們做爱

給酸澀的一生加一點兒甜味 (〈新美街〉)

新美街是府城傳統的街道之一,府城人口中的米街,平行於赤崁街與西門路之間,附近有赤崁樓、祀典天后宮、祀典武廟三個一級古蹟,高居台灣古蹟密度第一。米街從清代以來,一直維持小小的街面,只是從往昔的繁華逐漸沒落而已。不過,也不要小看這一條傳統街道,這是全台灣唯一以街道之名命名《米街》,延續日本時代西川滿限印書傳統的台灣年畫愛好會發行的精緻刊物,每期附有手工木刻版畫。發起人是黃天橫、潘元石、楊永智等重視傳承的老台南。



《香頌》,1972年8月出版。

白萩居住新美街,讓逐漸沒落的米街,也在台 灣詩壇佔有一席地位:

短短一小截的路

沒有遠方亦無地平線

活成一段盲腸

是世界的累贅 (〈新美街〉)

然則生活還是要生活,柴米油鹽醬醋茶開門 七件事,依然一件不能少。白萩在新美街的生活, 是常民的生活,「這是可愛的老天/我們還有命可 活」(〈歲月〉)。

白萩新美街的日常生活,是我們大多數人的生活,每一個人在他精心巧構的詩句中,都可以看到 自己的影像:



詩人梯隊經常為詩而會,鏡頭留住了詩人們的凝視:陳明台、李敏勇、拾虹、白萩、劉克襄、陳千武(左起)。

既不珍惜也不浪費

撕日曆般地撕去一天

當老地球又換過一邊面頰

去廝磨陽光

我們隨著新美街醒來

當然地生活

當然地做愛 (〈既不珍惜也不浪費〉)

而且活得理直氣壯,不必背負拯救世界之責。 在生活的陰影下,總有相伴的人:

妳有妳的源頭我有我的來處 我們是孤單的兩條河流

匯合在床上激成一股漩渦 (〈雨河一道〉)

尋常夫妻兩相對照,惺惺相惜:

妳的瞳孔中映著我

我的瞳孔中映著妳

在靜默的對照中

感到一株莫名的喜悦

在晨風中輕快的搖幌…… (〈對照〉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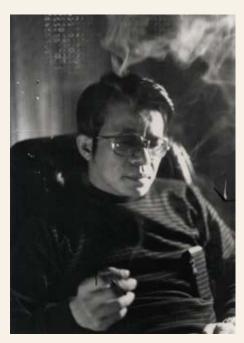
因為「我們是一對小人物」、「生活是辛酸的 /至少我們還有做愛的自由」。(〈新美街〉)白 萩善於操作日常語言,觀察生活的多面性,也善於 比喻:

悄悄生活的壁虎

有時成單有時成雙

而一生的愛是多麼長多麼短呵

有時交媾有時爭吵 (〈有時成單〉)



生於台中的白萩,中年時期居於台南市米街(新 美街),成為府城的一員。

這是何等淺白、何等深刻的婚姻、家庭生活 刻畫:

有時你會停足,回頭觀望 站在腸道的新美街上 家是可怖的胃臟 已將你的生命消化 (〈排泄物〉)

人都有為家庭拚盡力氣的時候,對子女有時也 有無可奈何之時,或者不盡符合子女期待,生活是 重荷。生活的伴侶,不可或缺:

有時妳會將愛偷偷地炒進菜裡 讓我嚐起來分外酸楚

窗外長著芒果樹,在天天枯葉 像妳的愛甘願一層層死去 祇為了長出新蕊

「也像你的詩在歷史中時時腐爛 却又拚命地在發芽」 妳淡淡地又將愛炒進菜裡 (〈有時〉)

打拼的生活十分辛苦,詩人仍是幸福的,白萩 在《香頌》的最後一首詩,意味深長地抒寫:

衣聲輕輕地擾亂了寢室的夜 暗中,妳自己剝開表皮 呈獻了甜美的果肉 無一絲畏懼和遺憾

我張口大嚼 像生來理所當然 在妳無言的委身中 觸及了愛的強韌 (〈呈獻〉)

是愛讓生活不至於匱乏,是愛讓詩人有寫作 的動力。整部《香頌》42首,觸及生活的各個層 面,合起來是一部生活的長詩,是有機的結構。詩 人白萩居住於米街時當然不僅這部創作,還有其他 傑作,是他熟年時的豐收。《香頌》白萩給予府城 台南的珍貴禮物,新美街得以不朽。

今年府城文學特殊貢獻獎獻給詩人白萩,雖有 些遲,然而府城也因之沾光。

2010年11月於成大歷史系 🔯